



陳銘城 攝影

## 苦難折磨教會我的事

— 林秀峰訪談紀錄（林元枝的三子）

我是林秀峰，林元枝的第三兒子。我有兩個哥哥、一個姐姐、一個弟弟、一個妹妹。我的祖父林維贊是蘆竹鄉外社人，他入贅給丈夫早逝的蘆竹鄉赤塗崎（位於林口、外社之間）王家媳婦，因此，父親的兄弟大都姓王，只有排行老二的父親姓林。王家是大地主，擁有無數田產和土地。王家的長子王傳房，林維贊生的大兒子，老二叫做王傳境<sup>1</sup>，我父親排第三，叫做林元枝，父親的大弟叫王傳培，二弟元峰給父親的姑媽當養子，姓周，最小的弟弟元地，在九歲時就病逝。父親還有三個姓王的姐妹，分別嫁給周家、余家和曾家。

## 事件爆發 父親組義勇隊遭追捕

父親是日治時期的臺北二中（現在的成功高中）畢業，後來當上臺北市長的黃啟瑞，就是他的同班同學。父親雖然出生在有錢的地主家庭，但他卻不姓王而是姓林，是王家的小偏房，未分得王家財產。他一向同情窮人，他開設糧行，取名為「黎民商店」，沒錢的人來店裡，父親都會讓他們賒米。加上父親的王家祖父當醫生時，常常對窮苦人家不收出診醫藥費，讓更多人感恩在心，所以父親在二二八逃亡時，得到許多人的掩護，甚至他逃亡到臺東都有人照顧。

父親在終戰後，擔任桃園縣蘆竹鄉首任鄉長，他慷慨好

---

1 王傳境（1904-1957）前蘆竹鄉長林元枝的親二哥，在二二八事件後，林元枝逃亡時，被控資助林元枝，遭到逮捕，並以「連續供給金錢資匪」罪，1952年5月判刑12年，並且沒收財產。1957年6月1日病逝於新店安坑軍監。



林元枝畫像。(林秀峰 提供 / 曹欽榮 翻拍)

客，家裡常有一些從南洋當軍屬回來的門下食客，他們沒有工作，父親總是款待他們，其中，蔡達三<sup>2</sup>和徐崇德<sup>3</sup>和父親最要好。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地方上的青年要求鄉長出面領導，父親基於鄉長職責，出來組成「地方義勇隊」，他自己擔任隊長，和二十多位青年，趕到「圈仔內」（二次大戰期間完成的大園軍用機場）接收了一些武器，當時駐軍鎖上軍械庫，早已聞風逃避。那次帶隊和整隊者，是水利會職員詹木枝<sup>4</sup>和蔡達三。

後來，國軍二十一師來臺鎮壓和屠殺，父親不得不躲避

---

2 蔡達三（1911-1977），曾任蘆竹鄉農會理事長及總幹事。第一、二屆桃園縣議員、桃園農田水利會會長。參見曾文敬主修，〈第十二章 人物傳略〉，《蘆竹鄉志》（桃園縣蘆竹鄉：桃縣蘆竹鄉公所，1995），頁846。

3 徐崇德（1911-1985），桃園蘆竹人。日治時期曾被推選為溪洲部落振興會副會長，任溪洲國語講習所講師，後以貸地業起家，家產頗豐。1951年當選首屆桃園縣民選縣長。參見曾文敬主修，〈第十二章 人物傳略〉，《蘆竹鄉志》（桃園縣蘆竹鄉：桃縣蘆竹鄉公所，1995），頁813。

4 詹木枝，參見本書〈寡母攜十子 走過荊棘路：鄭勳哲訪談紀錄〉，註解3。



徐崇德於1951年當選首屆桃園縣民選縣長。（照片來源：取自《蘆竹鄉志》）

和逃亡。他先去大溪烏塗窟<sup>5</sup>，再躲到水流東（現在的復興鄉三民村），再到南部，也曾逃到臺東仍受先祖王醫師善行之佑護。他躲到桃竹苗客家庄時，先學客家話和客家山歌。因此，特務到處找他時，卻辨認不出他來。只見他與客家農民在田裡工作，還大聲唱客家山歌。八、九百度的近視眼鏡是辨識他的特徵，他把眼鏡拿下來，藏在斗笠裡面。有一次，他在苗栗為人養豬時，一位婦人跑來告訴他：「你不可以出去，剛才在電影院門口，看到你的照片貼在牆上。」

他的好友蔡達三、徐崇德都向保密局自首，變成他們的線民，積極打聽父親的行蹤，要勸他出來自新。蔡達三外號「賊仔三」，後來在情治單位的支持下，先後當了蘆竹鄉農會理事長，也當過桃園水利會理事長，但是他的錢都被情治人員歪掉，只好自己賣掉土地，宣布破產，後來移民到巴西。至於，徐崇德外號「憨人」，在情治單位和黨部支持與控制下，當選

---

5 烏塗窟，桃園大溪的東部丘陵地區。參見「大溪鄉公所」網站：[http://www.dashi.gov.tw/tw/about7\\_2.aspx](http://www.dashi.gov.tw/tw/about7_2.aspx)（2014年8月13日瀏覽）。

桃園縣第一屆民選縣長，他被外界叫做「憨縣長」。家父林元枝的二哥王傳境是一位大地主，為了抓林元枝，有特務向他揩油，他不願給錢，竟被扣上「知匪不報」罪，判刑十二年，財產充公。實際上，他的大片田地被特務竊佔，後來無法申請返還。王傳境在新店軍監坐牢時，不幸病死在獄中。

## 祖父過世 爬圍牆回家偷偷祭拜

父親離家逃亡後，家裡的母親不認識字，祖父往生前，拿出一袋金子給母親，結果她被騙去買海口的田地，名字卻是別人的。後來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，這些田地就換成債券，母親託叔叔將債券換成現金來生活，但卻沒有下文，家裡財產都被過戶（可能是擔心財產會被沒收），生活很苦。一九四九年五月祖父林維贊過世時，軍警監視葬禮，但在鄉民守住路口下，父親仍偷偷回家祭拜，他走田埂路，爬過農會的圍牆回到家向祖父靈堂祭拜。次日，蘆竹派出所發現有槍支失竊，說是被我父親拿去的。約一九五〇年，父親在逃亡中，一度在臺北市總統府附近被捕，被送到保密局南所，但他很機警，又偷偷逃走了。父親雖然近視眼八、九百度，外號「青瞑仔」（瞎子），但是他機警又到處有人暗中掩護，曾被說成會飛簷走壁的逃亡者，其實，他只是個四十多歲大近視眼的書生。

父親逃亡苗栗山區期間，因喝溪水而喝進了蛭蟲卵，結果蛭蟲跑到肺部，讓他身體常受到肺蛭蟲的威脅，除了為避免無辜親友一再被捕，肺蛭蟲的毛病，也是他後來想出來自新的原



蔡達三曾是林元枝好友，後來自新成為保密局的線民，勸林元枝出來自首。（照片來源：取自《蘆竹鄉志》）

因。這肺蛭蟲的病，一直跟著父親十四年，蟲的壽命只有十四年，蟲死了後，父親也痊癒了。

### 投案自新 以教官之名送綠島「保護」

一九五二年夏天，父親和呂喬木<sup>6</sup>、吳敦仁<sup>7</sup>、彭坤德<sup>8</sup>等逃亡同志四人，決定接受親友的安排，出面投案自新，他們到蘆竹鄉外社<sup>9</sup>山上，那是他的妹婿余日旺的山區，在通知四弟王傳培、侄子王家鑑<sup>10</sup>、蔡達三的帶路下，憲兵隊來了二部軍車，憲兵架起各式槍枝，蔡達三出面喊話，叫父親出來，他們

---

6 呂喬木，桃園蘆竹人，曾任職蘆竹鄉公所。

7 吳敦仁（1923-1999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清鄉逃亡的黑暗日子：吳敦仁訪談紀錄〉、〈二二八改變父親的一生：吳泰宏訪談紀錄〉。

8 彭坤德，臺北三峽人，曾當煤礦工頭。

9 桃園縣蘆竹鄉外社里，參見數位桃園村里網站：<http://ty.village.tnn.tw/village05.html?id=84>（2014年8月13日瀏覽）。

10 據王家鑑的兒子王忠毅表示：為了要抓林元枝，王家鑑等親人，都被情治單位逮捕和刑求，不得不勸林元枝出來自新。

四人從樹林中走下山，出來自新。父親的妹婿余日旺不但沒有領獎金，反被認為是提供林元枝藏匿處的人，而被關了二年。

父親在自新前，就想辦法承擔起二二八逃亡後的相關案子，希望結束所有的案子。他先被送到保安處，交代逃亡行蹤和藏身處。父親在保安處時，認識一位陳篡地<sup>11</sup>醫師，他曾被徵召到越南當日本軍醫，是越南胡志明共黨領導人的私人醫生，他也是參與雲林縣樟湖的二二八反抗軍，後來被迫解散民軍，逃亡多年，最後才放下武器，出來自新。他後來在臺北市後火車站附近開診所，陳篡地和父親的情形很像，兩人很談得來，父親常去找他看病，尤其是他的肺蛭蟲常發作的毛病。

警總認為父親自新不夠坦誠，一九五四年，他被送去土城生教所，上思想改造課程。接著，一直都沒經過審判的父親，又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，以少校教官之名，將他留置在綠島政治「保護」。原本要利用他的影響力，要他為綠島的政治犯新生，教三民主義課，但他不願意，推說自己的國語不好，於是改讓他教農業生產班。其間，父親曾回臺治療「肺蛭蟲」的

---

11 陳篡地（1907-1986），彰化二水人，眼科醫生，在斗六開設「陳眼科」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，組成「斗六治安維持會」，統率「斗六隊」，國軍進攻斗六，發生小規模市街戰，後因不支，撤往樟湖一帶，國民黨軍隊由村長帶路從後山攻擊，部隊戰敗瓦解，二二八雲嘉地區的武力抗爭結束，逃至二水陳家大厝後方的山區藏匿。1953年在謝東閔具保及當局保證其家人生命及財產安全下「自首」，入獄不久即獲釋，被迫將醫院遷至臺北後火車站附近，以便特務就近監管。參見鍾逸人著，《此心不沉：陳篡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》（臺北市：玉山社，2014年）；張炎憲等採訪，《嘉雲平野二二八》（臺北市：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，1995）。



此文件為林元枝1952年自首報告檔案。

病。還有弟弟和妹妹，因家境窮困，相繼過世時，父親都在一位姓程的情治人員陪同下，多次回來臺灣。

## 分隔十五年 搭船探視父親激動相擁

父親在我三歲時，就離開家逃亡，他的名下財產被過戶，掌握家族經濟的叔叔，常推說沒錢。有一次我要繳註冊費兩百元，去找叔叔，他推說沒錢。後來，傳境孀聽到後，她叫住我，塞了兩百元給我去學校繳註冊費。幸好，還有幾位親友肯暗中幫忙，我家經濟上的困窘，才能一再度過難關。

我高中時唸師大附中，認識不少外省權貴家庭出身的同學，像王超凡<sup>12</sup> 將軍的兒子、攝影大師郎靜山的兒子，都是我

12 王超凡（1903-1965），中國安徽籍。曾任臺北衛戍司令部部主任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部主任。

同班又很要好的同學，幾位要好的同學，對我日後的工作都有很多的幫助。

我考大學時，第一年考上中原理工學院，第二年重考，考上成大水利系，當時桃園剛興建完成石門水庫，覺得水利工程有前途。大一那一年的暑假，我決定去綠島探望父親，從三歲起，我就沒再見到父親，我一直想見他一面。我事先寫信給他，然後從臺南搭車到臺東，再從臺東坐船去綠島。船快到時，我看到一個龜狀的小島，有漁船卻沒有碼頭的地方，要下船涉水，水深達大腿，踏過海灘，才能上去島上。我看到的是一个十分落後的地方。爬上島後，有新生訓導處的車，來載我去新生訓導處，抵達時，父親就站在門口等我。我長久以來思念的父親，突然出現在一個小海島上，那時候我心裡這麼想的：「他明明還在，卻跑到這個小海島來，為什麼他不能回來看我們，我們因為沒有他，從小就是社會邊緣人，根本沒有人敢正面幫忙我們，我們一直都是無依無靠的。」我們父子站在門口相擁，差不多有二、三分鐘，說不出話來。

## 聆聽教誨 撐過苦難折磨而感動

在綠島新生訓導處裡面，有一大群人搬石頭蓋圍牆，有的年紀看來很大了，每個人皮膚晒得黑黑的，那裡的太陽很大，所以以前叫做火燒島。父親在那裡是農業生產班的教官，他都穿便服，有時跟著養豬、種菜，他也在綠島教人養鹿，教他們拿魚乾粉餵鹿，以後鹿茸（鹿角）會變大。父親住在新生訓導

處大門口旁邊的破房子，那裡的官兵很客氣，聽到是林元枝的兒子來，都過來打招呼。我在那裡住了一個禮拜，都是在公館派出所內睡在鋪上幾片木板的地上。我都跟著父親自由來去新生訓導處的裡裡外外。我看到政治犯搬石頭蓋圍牆，聽說過不久，又要他們拆掉，蓋到另一個地方，這是對他們的勞動改造。我也看到大熱天的中午，他們要在鐵皮屋裡睡午覺。他們很無奈，但彼此之間，好像以眼神相互鼓勵，要撐過苦難與折磨，讓我很感動。

父親說：「做人不必怨歎別人，只能怨自己沒辦法，才會被欺負、侮辱，你要努力打拚，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。」去綠島的那一個禮拜，我好像去到另一個世界，又從那個世界，回到自己的生活。我想：一個沒有苦難和折磨的地方，是不會有那種撐過苦難的精神。

## 中油長官暗助 自此擺脫政治歧視

大二的暑假，我到成功嶺接受暑訓，當時我的班長是臺北市華泰茶行的小開，他特別提醒我，在部隊裡，像我這樣身分的人，說話要特別小心，不要去惹上麻煩，我告訴他知道。成大畢業後，我在馬祖服役，在部隊裡，從師長到各級幹部，連老士官長，都跟我相處得很好。

退伍前，就有一位同學在中油的工程單位上班，他認為我應該去那裡工作。從馬祖退伍回來，我就拿著履歷表，去中油上班，當時警總可能還找不到我的安全資料。但是，兩個星期



林元枝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流麻溝，這是他兒子去綠島面會時拍的照片。（林秀峰 提供）

後，人二室就找我去談話，他們看我大方磊落，就叫我好好做就可以。不久，我被派到中油公司士林管線處上班，經理是個無黨派的主管。我很感謝中油公司安全室主任，一位姓謝的老先生，他幫我換掉原有的安全資料，讓我在國營機構的中油公司，不再受到政治歧視。他還讓我看我的安全資料，但他叫我不可以說出去。原來，那些安全資料，就有當年父親如何參加二二八反抗活動，如何逃亡、如何自首，誰去領取檢舉父親的獎金，可是現在檔案管理局裡，父親林元枝的檔案卻不齊全。

## 寫陳情信 六旬老父終於假釋回家

一九七〇年，父親已經六十歲了，仍然被關在綠島，當時沒有人敢負責釋放父親。因為找不到願意代筆的律師書寫，



林元枝與妻子林褚桂妹合照。（林秀峰 提供）

我決定自己寫陳情書給警總保安處，希望已經被關在綠島十七年的父親，能以六十高齡獲得假釋回家。我自己買十行紙親筆寫陳情信，再去拜託當年因父親自首而升遷的警總副司令李葆初，請他幫忙打點關係，說些好話。沒想到五個月後，得到保釋通知，那年十二月，由我和母親去警總保釋父親回家。

父親出來後，大哥林森岷想出國留學，他老人家親自去找警總幫忙，讓大哥取得出境證，順利到美國，先後拿到生物碩士和博士的學位。不過，父親回家後，仍時常遭到約談，因此他很少和親友往來，只有綠島的難友老同學較常連絡，像住在蘆竹鄉山腳村的戴連福<sup>13</sup>，他們常常一起聊聊天。回家後的父

---

13 戴連福（1915-2001），參見本書受難者簡介、〈山仔腳的白色恐怖：戴文子訪談紀錄〉。

親，似乎不太能適應臺灣社會的改變。父親逃亡、坐牢期間，為了父親和兒女吃下最多苦的母親，在一九七七年過世，父親出獄後，他們只在一起生活不到七年。

## 父親生前遺憾：理想世界還沒到來

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父親過世，在此之前他已臥病多年，他生前常說：「這輩子沒有什麼遺憾，唯一的遺憾是：我理想的世界，還沒到來。」解嚴後，臺灣的社會開放了，言論自由也進步了，後來更修正刑法第一百條，讓臺灣不再有政治犯，民主、人權有了初步保障。有一年的清明節掃墓，我收集相關報紙，有二二八的歷史平反與補償等報導，我在父親的墓前點香，焚燒給他，我告訴在天上的父親：「現在的臺灣，已經接近你所期盼的理想世界，感謝你過去的打拚和犧牲，我們會繼續跟隨你的理想再努力。」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明
2014年7月1日	蘆竹鄉南竹路林家	陳銘城、曹欽榮	本計畫
2010年8月7日	蘆竹鄉南竹路林家	曹欽榮	
1996年10月	蘆竹鄉南竹路林家	陳銘城	

錄音轉文字稿：陳淑玲

文字稿整理：陳銘城

修稿：林秀峰、陳銘城、曹欽榮、張宜君